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二十七

北齊一

廣平公盛

襄樂王顯國

清河昭武王岳

平秦王歸彥

南趙郡王整信

武興王昔

上洛王思宗

廣武王長弼

長樂太守靈山

昌平王子瑗

南趙郡王琛

陽州武昭公永樂

南趙郡王獻

陳留文恭王惠寶

安樂王勳

修城王孝緒

南安王思好

建國侯伏護

官常典第八十三卷

宗藩部列傳二十七

北齊一

廣平公盛

按北齊書本傳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

昌平王子瑗

按北齊書廣平公傳廣平公盛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襄樂王顯國

按北齊書本傳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南趙郡王琛

按北齊書本傳南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牧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懷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事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倉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獻嗣

清河昭武王岳

按北齊書本傳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麟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魁然沉深有器量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晝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視之乃無聲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占有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封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亦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問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於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長女侍中入侍皇后時余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還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師時高祖統務營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與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懷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今赴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二十七

北齊一

廣平公盛

襄樂王顯國

清河昭武王岳

平秦王歸彥

南趙郡王整信

武興王昔

上洛王思宗

廣武王長弼

長樂太守靈山

昌平王子瑗

南趙郡王琛

陽州武昭公永樂

南趙郡王獻

陳留文恭王惠寶

安樂王勳

修城王孝緒

南安王思好

建國侯伏護

官常典第八十三卷

宗藩部列傳二十七

北齊一

廣平公盛

按北齊書本傳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

昌平王子瑗

按北齊書廣平公傳廣平公盛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昌平王卒於魏尹

襄樂王顯國

按北齊書本傳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南趙郡王琛

按北齊書本傳南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牧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懷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事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倉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獻嗣

清河昭武王岳

按北齊書本傳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麟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魁然沉深有器量初岳家於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於岳舍岳母山氏晝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視之乃無聲即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占有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封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亦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問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於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長女侍中入侍皇后時余朱光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還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師時高祖統務營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與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懷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今赴

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其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除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算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慰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眞定縣男世宗以爲己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尅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

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變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鵠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設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事大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馬物二千段諡曰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十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於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語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問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勸嗣

陽州武昭公未樂

按北齊書本傳陽州公未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未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未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未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未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未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未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未樂卒於州贈太師太

尉錄尚書事諡曰武昭無子從兄思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

平秦王歸彥

按北齊書本傳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微魏末生事當從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徵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徵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徵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掾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之郡楊愔宜救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愔楊愔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許其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愔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率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獨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

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以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以右丞相登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書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其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車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瑊中從事房于彌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鏢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領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

上令都督劉桃枝率入歸彥齋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憤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南趙郡王叡 南趙郡王整信 陳雷文恭王

惠實

按北齊書趙郡王傳趙郡王琛子叡嗣父爵叡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嬉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驛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叡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叡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叡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為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叡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叡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叡相見叡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養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歎十歲喪母高祖親送叡至領軍府為叡發喪舉聲頓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皇后慙慙教警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像長齋至於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勸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滿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叡同食其見悲惜如此高祖

崩哭泣歎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叡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惘然屬之勸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叡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儒所部大治稱為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道舉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滅竟不一書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河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贖不足額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海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事滄州刺史八年徵叡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恆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鑄栽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叡朝於行宮仍從還

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叔獻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叔獻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驍騎大將軍太子太保呈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叔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叔獻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執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叔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叔獻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叔獻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人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借過百日叔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叔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叔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食生苟全令國家授援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令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

言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叔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屈酒言訖便出其夜叔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叔良久遂失所在叔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叔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礙叔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叔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基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塚同母弟惠實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武興王普
按北齊書本傳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樂安王勸
按北齊書清河王傳清河昭武王岳子勸字敬德鳳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成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

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勸流涕對曰臣以家幼溫明拔擢雖竭庸短懼不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應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刑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勸勸後領兵馬侍衛太后時依幸開寺暫行暴虐民間雖悉放鷹犬搏噬取之勸收儀同三司荀子溢徇軍欲行大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勸懷快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勦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輩明日及誅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反爲此言豈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關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讎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武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荀之曰若戰不捷即退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徑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陽楚光洸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按北史本傳勸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解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幸勸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

日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讓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郭東遷勸恆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開於鄰境宜善自愛勸拜謝曰勸亡齊未屬不能扶危定傾既蒙獲有已多優幸况濫叨名級致速官誘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以來荒淫滋甚天厭亂德祇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割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祇訛人神怨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頓歷藩守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驢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各以優詔及大衆伐陳以勸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悅附屬猾跡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勸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戶口坐免卒於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泗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上洛王思宗

按北齊書本傳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顯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器小志大願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恆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晷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最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破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大子氣昭帝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達旦不眠唯遙林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來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而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書徐州刺史沈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八十三卷宗藩部

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今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上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官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不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鄴州刺史鄴城將敗微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許仁慈不飲酒飲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醢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修城王孝緒

按北齊書陽州公傳陽州公未樂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

廣武王長弼

按北齊書陽州公傳修城王孝緒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驍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兄暴橫行閭肆後人長弼黨專以圖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

第二六四冊 之〇三葉

等十餘人皆棄市長鬻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南安王思好

按北齊書上洛王傳南安王思好本清氏子也上洛王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鵠入鴻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所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偃放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聞於聽受事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肇屬於西市駿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大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叔寶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相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服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

晉陽送露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長樂太守靈山 建國侯伏護

按北齊書本傳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鎮將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恆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愈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父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八十四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二十八

北齊二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湑	任城王湑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長恭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襄城王亮
樂陵王百年	汝南王彥理
南陽王緯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東平王恪	

官常典第八十四卷

宗藩部列傳二十八

北齊二

永安簡平王浚

按北齊書高祖十一王傳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妻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湑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余氏生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余氏生任城王湑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馮氏生漢陽敬懷王洽按本傳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雖儒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以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遂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議其不諫

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

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謝疾不至上怒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真北城地半下飲食澹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詠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嘶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湜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龍亂刺梨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勅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浹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

按北齊書本傳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遠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沈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浹

按北齊書本傳彭城景思王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

殺教激書見激筆述未工戲激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激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殺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賣糧食激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激察知之守令畢集激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激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激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激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激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判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激未拜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閣諍陳激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成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為言脩等慙慙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

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副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人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事激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激適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激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舉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激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激第至內室稱勅激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激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激未破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激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激見殺時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

按北齊書本傳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童幼恆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問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歸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眾送梁王肅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衛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

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還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焉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諡曰剛肅有勳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閭汝是誰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曄

按北齊書本傳襄城景王曄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豪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任城王湝

按北齊書本傳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

之潛召城外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

青州刺史潛頗牧大藩雖不潔己然寬恕為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潛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潛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潛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潛啓竟不達潛與廣寧王

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潛並沉諸井戰敗潛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社稷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解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

按北齊書本傳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衛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

恐其不成就與杜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

按北齊書本傳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

按北齊書本傳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

按北齊書本傳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總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

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

按北齊書本傳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河南康舒王孝瑜

按北齊書文襄六王傳文襄皇帝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武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瀛陽王紹信按本傳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與後園之歡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乎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

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妻子彥載以出就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

按北齊書本傳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舍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未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洛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妻敬顯相顧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顧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瑜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

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

按北齊書本傳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瑒語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諸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琬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室元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帝聞使投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龍誣對曰孝琬嘗作陛下形矣

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元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

按北齊書本傳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諸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顧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食虀飯長恭未答相顧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顧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顧曰王前旣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

客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瀘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職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士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資券臨死日盡燬之

安德王延宗

按北齊書本傳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衛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恭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四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又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後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

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劔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屏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俱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千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乃囑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軍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眾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擲袂投鞭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提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美恭基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投周周軍攻東門際皆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

自校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殺中焉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諒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報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赴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解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應事見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哺時受勒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問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皆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

按北齊書本傳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其閭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太原王紹德

按北齊書文宣四王傳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按本傳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屬紹德曰你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

按北齊書本傳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尅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穆司馬王常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

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遠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軍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周總管出兵於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思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質若說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說執之流於蜀紹義妃渤海封孝婉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突厥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

按北齊書本傳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

按北齊書本傳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靈暴書投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襄城王亮

按北齊書襄城王亮景王消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還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樂陵王百年

按北齊書孝昭六王傳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按本傳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僚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育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育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刺帶珥璫與妃斛律氏見帝於元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育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遺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觀親看埋之妃把珥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決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

爲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金帶一簪一解一足有靴諸內蔡篇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

按北齊書本傳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官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於并州刺史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南陽王綽

按北齊書武成十二王傳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官生齊安王鄴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茂樂平王仁邈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諱按本傳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胡諫之歛然所殺數狗狠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狀狀縱大噉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獵無度恣情獵擊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蠟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斗升置諸浴斛使人

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噉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間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後園與綽相撲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嫡母爲姊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所司葬於末平陵北

琅邪王儼

按北齊書本傳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任車去牛頓輒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都後此儀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驛馬趨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營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以無從是後主先

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睜又言於帝曰阿兄懷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略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兄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難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誣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語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末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背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著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刃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

長駕召儼儼將入劉辟驛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驛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未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未巷帝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僮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築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驛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梟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勳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鄆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平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同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偁誘執儼元偁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軍就死不

能行帝出元偁爲涿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兄何不去儼出至未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二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鄆西贈諡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

按北齊書本傳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

按北齊書本傳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雷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勸擊貞於獄奪其雷後權

高平王仁英

按北齊書本傳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讓

按北齊書本傳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

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陽王仁雅從小有瘡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讓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以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以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瘡疾復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瑄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東平王恪

按北齊書本傳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天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葬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八十五卷目錄

宗藩部列傳二十九

北周

虞國公仲

杞簡公連

邵景公什肥

晉蕩公護

衛刺王直

趙僭王招

陳惑王純

代吳王達

滕開王迨

安化成康公深

幽國公廣

西陽昭公翼

廣陵公孝伯

虞靖公典

天水郡公衆

安定公貴

虞國公洛

譚國公乾仁

莒國公資

中頃公資

安城公乾禎

畢刺王賢

宋王寔

邵惠公顯

莒莊公洛生

幽國公導

宋獻公震

齊楊王憲

譙孝王儉

越野王盛

冀康公通

廣川靖公測

東平公神舉

杞國公亮

汝南公慶

紀厲王康

杞國公椿

杞烈公光寶

莒穆公善提

邵國公曹

莒國公至

河間郡王質

莒國公貢

龍涸公乾洽

鄆王貞

漢王贊

秦王寶
道王充
荆王元
鄆王衍
曹王允
蔡王兌
鄆王衍

官常典第八十五卷

宗藩部列傳二十九

北周

虞國公仲

按周書本傳仲德皇帝之從父兄也卒於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戶子與嗣

邵惠公顯

按周書本傳顯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顯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顯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顯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眾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恆朔等十州諸軍事恆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諡曰惠顯三千什肥導護護別有傳

杞簡公連

按周書本傳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歿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戶諡曰簡

莒莊公洛生

按周書本傳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修禮乃以洛生為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眾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復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冢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戶諡曰莊

邵景公什肥

按周書邵惠公傳惠公顯子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諡曰景子胃嗣

幽國公導

按周書邵惠公傳惠公顯子導字善薩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舊榮軍中榮敗還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導為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章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

陽縣侯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重散騎常侍魏文帝卽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人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府驍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定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濟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恆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纘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幽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並出後於杞

晉湯公護

按周書本傳護字陸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類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還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雷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從太祖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邛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戶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華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君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

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疆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以人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戶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要官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朝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以曰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恆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恆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恩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攜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願命託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幾咸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動懇懇千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且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冀望伏願陛下有